游鸡冠洞记

晨之风

豫西之鄙有栾川县城存焉。越城西行三公里，有山蔚然秀丽，形似鸡冠，高三百丈余，曰“鸡冠山”。其势雄伟，虽孤峰而卓立，林壑兼美，其中亭台小庙错落纵横，四季植被密匝覆盖，景致不同。

山上有洞，山以形名，而洞以山名，故曰“鸡冠洞”。鸡冠洞者，信为北国之奇景也。奇之为奇者，皆因岩溶地貌使然也。近十年，国人温饱已结，政府力倡和谐发展，于是旅游之风日盛，鸡冠洞久藏深闺，终揭其面纱，世人幸得一睹真容，大呼“叹为观止”也。

余闻鸡冠洞“山青、水秀、石奇、洞幽”久矣。然并未亲见，不以为然。总感广告多言过其实，不足信也。辛卯暮春，惠风和畅，性情骀荡。适逢国之“五一”小假，有友人约，遂欲行文雅采风事也。反顾自身，局促一室之内日久，案牍劳形，丝竹乱耳，而友人约正中下怀，欣然前往。

其时盖心情期盼急切也，总觉车行怠慢。未时许，终至栾川小双堂沟，其为鸡冠洞所在地也。下车伊始，目之所及，游人如织，香车宝马，目不暇接，果如所闻。稍停，即从人流前往目的地，由小双堂河逆流而上，依次有金鸡桥、凤鸣桥、龙吟桥、平云桥、步云桥、彩虹桥、启明桥、晨曦桥、朝阳桥，栏杆均由汉白玉雕镂而成，桥桥姿态各异，异趣横生，远望犹如白色丝带，飘舞空中。河行二里许，有一小型广场，花圃点缀，标语热情，倍感亲切。其不远处，有一明清模式彩绘牌楼。其前后正中各悬黑色匾额，镌刻“北国第一洞”，古朴典雅，气宇轩昂。从广场至洞，有半里台阶攀登，倾斜难行，游人多气喘吁吁，大汗淋漓。行至洞口，有一地块，平旷俨然，游人可驻足停留，或休憩，或拍照。检票后始得入洞，初甚狭，长九丈，高一人半许，仅容三人行，全为人工隧道。其尽头豁然开朗，是为鸡冠洞真貌。

洞内气温略低，而景色引人入胜。满眼岩溶地貌姿态万千，游人无不称奇，以为妙绝。又加彩灯照耀，恰到好处，倍增意趣。余随众游客，扶梯而行，移步换景，尽享人间极致。导游讲解，此洞成于远古早、中更新纪，诸多景观定形于八亿年前。始发现于唐贞观年间；乾隆年，民间有大胆者来此探幽，终因洞内深幽奇险，大惧而返。据景区文字载：洞深十里许，分五层，落差近五十丈。业已开发三里许，可观赏二万多见方，共分八景区，依次诗意命名，文化盎然。

一景区曰：玉柱潭。其间石笋、石柱密布，高低粗细不等，堪为洞内石笋、石柱最集中之区。二景区曰：溢彩殿。斯为洞内形成最早之洞穴，距今约六亿年，地势开阔，状似峡谷。其间钟乳石、石笋星罗棋布，流光溢彩，故而得名。三景区曰：叠帏宫，源于洞顶排行之石帏幔，堪为洞内精彩。地面之石笋错落有致，姿态各异。四景区曰：洞天河。地下河长流不息，源自石缝中，奔涌而出，不知来源，不知去向，余到时，逢枯水期，仅余丁东水声。据传，丰水期水声震人耳膜，以此得名。援铁梯，拾级而上，洞壁密布石花，雅称“雪花石”。既而，登二段铁梯，可见洞壁上葡萄状石花，姹紫嫣红，或成串，或散开成片。五景区名曰“聚仙宫”，空间开阔，气势宏大，景观丰富多彩，光怪陆离，石笋尤为各异，如众仙欢聚一堂，故名。六景区曰：瑶池宫。峰回路转，别有洞天。景观珍稀罕见，极富科研价值，且景观之多，有“移步三景”之说法。六景区曰：摄影台，沿途石笋或如猿猴、或如幼犬、或如白鸽，散布路旁，极富情趣。隧道洞壁密麻丛生大量方解石晶花，雪花状，菊花状，珊瑚状，由小到大，呈一庞大晶族集合体，异常珍贵。七景区曰：藏秀阁。景区分上下两层，洞顶有一洞口，石笋、石花密布，景色迷人，周围垂挂钟乳石，如帘如幕。遗憾此处尚开发，不能览其全貌，故名“藏秀阁”。八景区曰：石林坊。为洞内开发之最后景区，景观分散，成因复杂。其最吸引游客者乃为石帘，犹如石林倒挂，能与路南石林平分秋色。

畅游鸡冠洞，神奇激荡，虽劳累而无苦痛。由出洞口下山，道路狭小，庆幸舒缓，余虽累，仍如脚底生风，轻松而下。路边小桥流水，溪流潺潺，岸上遍植牡丹，花朵硕大，团团簇簇，国色天香，引来游人观瞻，合影留念。又有茂林修竹，树影婆娑，珊珊可爱。密叶深处，长椅隐现，靓男俊女，三五成群，融融爱意，绵绵延延。同行人有诗兴大发者，口占一绝，博得众人喝彩。有一后生引吭高歌，众人击节和之，此乐何极？臆想解甲之日，不足为外人道，私约五六文友，把酒当风，觥筹叮当，放浪形骸，率意而为，堪为人间至情也。

鸡冠洞之游，几近探险之旅也。于是余有叹焉。盖世间瑰奇之物皆为造物主精雕细琢也，非神奇之手不能为也。何哉？大凡世间美之孕育，必经孤寂漫长，其间酝酿完善，切磋琢磨，非一日之功而能成者。而一旦露面，便石破天惊，令世人叹服。由是观之，概大美皆若岩溶地貌之滴水凝石，日积月累，容不得一丝杂尘。鸡冠洞之美如此，呜呼！造人间至美更若斯也。

考试之乐

钟祥

在当今，大概喜欢考试的人并不多，多数人是为某种目的而不得不考，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考试是一种极大的负担（无论是在精神上或身体上）。单看考试前那些应考者的各种情态，就足以表明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或找一个僻静的角落“嗡嗡”地背书，或忙着准备小抄，有的忙着找“枪手”替考。有的进了考场作弊被当场抓住，或被赶出考场，或被处分，弄得狼狈不堪，每当看到这些情形，我就在想，难道这其中乐趣无穷的考试就这么难吗？就这么让人难以承受吗？

这里说考试“其乐无穷”，可能大多数人不理解，而我则确实在考试中发现了“自我”，找到了乐趣，也找到了用武之地。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一路考过去，竟然浑然不觉有什么难，反而考得上了瘾，越考越想考，但无奈的是，像一位将军在战场上完全取胜，将所有的敌人完全消灭之后，再也无仗可打，目前的我，再想考急得手痒，也没有考试让我去参加。看看这些年轻人，进入考场，而自己不能进，真有被“弃置”之感，也有船到码头车到站之叹。于是，心里就想，我现在只有 18 岁该多好，这样，我就可以重新报名参加无数次的考试，重新拥有考试的快乐，这样不但生活得有目标，也可重新拥有一次次的人生选择。

有人可能要问，让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的考试乐趣在哪里？提这问题的人可能还不会考试，甚至不了解考试，或参加的考试太少。我认为，一般说来，人对于什么事做熟了或做得多了都会上瘾，我便是对考试既熟又考得多的一类，于是才对考试产生了兴趣，甚至上了瘾，你看：从复习，到进考场，到做完试题，其过程完全是在一种轻松、自在、安静、自如的状态中进行，而完全不是像大多数人那样“受不了“。先说复习阶段：这是一个轻松而不费力的浏览过程，因为都是学过的东西，再回过头来看，轻车熟路，再厚的一本书，重阅两遍，大概要点已经掌握百分之八九十，可边听音乐边翻书，把要点一记，考试时根据要点一一展开，这种方法我给它概括为先从面到点，再从点到面，或化整为零，合零为整。在翻阅过程中，根本不需要像有些学生那样一句一句地背，背一个上午也背不两页书，更何况，即使你背会了，原封不动地写下来，而批卷的教师会原封不动地背下来吗？会把答案一句句地与书上的内容对照吗？所以，这种方法既费时又费力，倒不如轻松地浏览复习。

再说考试阶段。复习阶段抓好了，考试时成竹在胸，便有备无患，进考场时，底气十足，从容不迫。如同战场上的将军，一等敌军出现，即“横扫千军如卷席”，一举歼灭之。等监考老师将试题发下来，先从首到尾浏览一遍，做到心中有数，接下来便提起笔来，精神高度集中，笔不停书，目不转睛，一挥而就，如庖丁解牛一般“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不知不觉，两个小时将过，试题已做完，这时的心情突然由紧张而变为愉悦，看看卷面上的试题，其心情亦如庖丁一样：“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看看周围的人，还仍在那里看着试题一筹莫展，有的紧皱眉头，若有所思；有的东张西望，欲走捷径；有的则一脸茫然，毫无办法，这时的自己就更加飘飘然了。等到最后，是打扫战场的时候，再从头到尾，把答案审阅一遍，拾遗补缺，更正错误，然后上交试卷。当走出考场时，心情自然是“神轻体自爽，意欲凌风翔”了。一场考试就这样既紧张而不慌乱，既有序而又自如，既轻松而又愉悦地结束了。这样的事情，谁不愿做呢？

孔子作《春秋》后，他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意思是是非、福祸皆由《春秋》而起。细想来，我大半生或成或败，或喜或忧，也无不因考试。我因为考试而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也是因为考试、考试、再考试，到了 44 岁了还在考博士，等考上了读 3 年毕业，已 47 岁，人生的大好时光都在青灯黄卷中流逝，其他的事都没有做成，最终由学校走向学校，由被考变成了考别人，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记得读研时，老家的一位长辈曾这样说我：“这孩子别的不中，就这一条（考试）中”。因为我考大学、考研都是自学考上的（高中只上了一年考上大学。读大学时没学英语，毕业后才自学考研），所以，在家乡人眼中，我是最会学习和考试的。小时候学习也努力，有一次在家因为专心学习没帮父亲干活而挨打，在家乡曾被传为佳话，并被家乡人当做榜样去教育子弟努力学习。在同学、同事之间也时有溢美之词，有一位同窗戏称我是“考试专业户”。而今，时光荏苒，青春不再，人生已成定局，机遇已属他人。我时常想，考试是机遇的大门，考试没有份了，机遇也就远逝了。所以，我是多么想再考他几场啊。

党旗，红得那么鲜艳

吕艳玲

每当看到你
就想起十四年前
我庄严地举起右手
字字句句许下的誓言

每当想起你
就感到热血沸腾
有一股浩然正气
升腾在我的胸间

党旗啊党旗
你飘扬了 90 年
不管岁月荏苒，沧海桑田
你红得依然那么美丽，那么鲜艳

从嘉兴南湖岸到巍巍井冈山
从万里长征路到茫茫南海边
镰刀斧头的光辉
始终闪烁在我们心田

党旗下英雄们的名字
一个个闪亮而耀眼
董存瑞、邱少云、雷锋、刘胡兰
他们用生命捍卫着党旗的尊严

当危险来临
共产党员永远冲在第一线
当风暴来袭
党旗下的我们毫不畏惧、奋勇向前

只要党旗在召唤
就会有热血儿女千千万万
只要党旗在飘扬
就会有共产主义精神千古流传

无论中华大地
还会有几许风雨
只要党旗依然鲜艳
我们就会昂首前进，创造美好明天

水调歌头

魅力周口行

张颖波

胜日游何处，周口有奇观。羲皇建业福地，薪火六千年。品悟先天八卦，体验农耕渔猎，万姓同根源。碧水千顷浪，暑日可采莲。

寻祖根，访大道，探真源。祥云紫气，青牛乘雾出函关。道理天人玄妙，德贯古今经卷，廖廖五千言。远客且留步，陈酿正开坛。

此时，河水是流动的

徐桂荣

此时，河水是流动的
是在高处的太阳
从一面缓缓流动的镜子里
看见自己：有些虚幻
有些变形，甚至有些破碎
却无比美好，轻盈
失却了热量和能量
原来可以这样
轻轻地，轻轻地
漂浮和晃动
原来
总有另一个自己
在轨道和位置之外
在物象之外
流水流逝之中
并且，可以这样
与自己
隔着旷远的空间
静静地相守，相望

彼岸有你

王艳萍

我是一朵花
一朵
有血有肉的
花啊
我知道你喜欢我
从你灼热的目光里
在你温柔的期待里
我早已读懂了你
你的情意
我都记在了心里

可我不能
不能 走近你
今生我只是你的
彼岸花
在盛开的季节里
错过一世的繁华
爱 不仅仅是
花开的声音
它更是一种
责任啊

我属于这片
苍凉的土地
我的根早已深深地
扎在了这里
就让我留在你的彼岸吧
在彼岸相悦
在彼岸遥望
彼岸有你的关注
彼岸有我的祝福
我知道彼岸 有你
有你的欣赏
已经足够
珍藏一份幸福
让美好在你我的生命里
永驻

美丽的女人

杨光照

真的是美女如云啊！或丰满、或窈窕、或浓妆艳抹、或素面朝天……因了美女们世界被扮靓了、生活被装点得多姿多彩。

可是，女人如果倚美一时而不知修自身，将会误己一世空嗟叹哦！青春的美，将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化作梦幻中的泡影，倘若，除了美之外再无长物，那么，未来该是何等的悲哀！真正的美，美在气质、美在善良、美在理智、美在知性、美在从容……这样的美，不会输给岁月，反而会在岁月的历练中日益升华，而有着这种美的女人，已不仅仅能以“美”字来形容。

这样的女人，已经走过天真烂漫，也走过了花前月下，她们虽为人女，但是亦为人妻、为人母，她们终日忙忙碌碌，担负着家人的饮食起居，照顾着老幼的生活学习，还有单位里的应酬、朋友间的情谊和邻里之间的交往，她们，是家庭的基石，是单位的中坚，是父母的心头肉，是爱人的港湾，是子女的依靠！

这样的女人因为忙碌而行色匆匆，这样的女人因为没有闲暇而索性素面朝天，这样的女人懂得了内敛、学会了忍让，这样的女人知道如何取舍、如何克制、如何进退……这样的女人，血液里流淌着母爱，骨子里铸造着坚强！

这样的女人，美得充实、美得自然、美得独特、美得不同凡响，对于她们，我的内心充溢着感叹，充溢着赞美！

千层底

郝强

前几天收到母亲托人从老家捎过来的两双布鞋，我忙不迭地试了试，大小正好合脚。端详着针脚匀密的“千层底”，我的眼前依稀浮现了母亲纳鞋底的情形。

昏黄的油灯下，不时晃动着母亲的身影。她低头佝背，左手拿着鞋底，右手用力锥眼，然后用手指上的顶针把系着粗线绳的大针从眼里顶过去，拔出来，再使劲往外拉线绳勒紧，这样就算完成了纳鞋底子的一针。鞋底子上的针脚密密麻麻的，一针跟着一针，像极了电路板上的焊接点，只不过母亲手中的针不是电烙铁。为了耐穿，鞋底往往铺得很厚，纳起来很费力，有了锥子这个辅助工具就好纳多了。每当我起夜时，听到线绳与鞋底摩擦发出的“咝咝”声，就知道母亲还在纳鞋底。母亲心灵手巧，商店里布鞋的款式，一看就会做，而且，她纳出来的鞋底针脚匀称、结实。母亲年轻时做起活来很麻利，一两天就能纳出一双鞋底来。白天忙农活，又要操持家务，缝缝补补的小活儿就放在晚上，那时候，我们一家人穿的鞋子都是母亲在晚上做出来的。母亲也从此落下了颈椎疼的毛病。

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纳“千层底”，同样需要一样东西——“鞋背”。“鞋背”是我们老家豫中平原的方言，听起来土得很。做鞋背的原料是“铺衬”，还有辅料“糨子”。“铺衬”，也就是穿旧的衣物、被褥等的破布片。这个取材很容易，我们家的旧衣烂衫都被母亲扯开来做了“铺衬”。“糨子”，就是用面粉做的糨糊，喝剩下的稀饭就能拿来用。用“铺衬”糊“鞋背”，先要找来几张报纸粘在一块大案子上，然后在报纸上刷上一层糨子，再把一块块“铺衬”贴在上面。糨子要打得很稀，像面汤一样，太稠，“铺陈”不易压匀实。刷一遍糨子，贴上一层“铺衬”，薄的要贴四五层，厚的要连着贴五六层，所有的工序完成后，一个“鞋背”就打好了。把打好的“鞋背”置于通风的阳光下晾晒，晒干后揭下来就能用了。得个工夫，家家户户往往打很多，墙上都挂着好几块，因为打“鞋背”这个活要趁天的，天气不好晒不干，农忙顾不上。

“鞋背”打好后，母亲总是先按着我们一家人的鞋样将“鞋背”剪成鞋底儿形状，然后一层层合起来，合厚实，最上面再铺上一层买来的白棉布，就可以纳鞋底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物质供应还不充足，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仍很拮据，每家老少所穿之鞋基本上都是主妇手工制作的。要穿一双像回力牌子的鞋，简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那时在我老家常见一种情景：临近过年，为了给一家老小赶做新鞋，三五妇女聚在太阳底下，边纺线绳、纳鞋底，边东家长西家短地拉家常。她们一针一线，把温暖和祝福纳进了密密麻麻的鞋底里。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每当我上学走之前，母亲总不忘往我书包里塞一双新布鞋。我就读的县城高中，离家较远，一个月才回家一次。那时候，我喜欢打篮球，没有钱买球鞋，布鞋自然穿得很费。再加上每天的早操，两个多星期就把脚后跟磨个大窟窿。就怕下雨天，雨水一浸，鞋子里湿乎乎、粘兮兮的，像踩着块泥巴。鞋底磨破，“鞋脸”依然完好如新，扔掉怪可惜的，拿到修鞋的师傅那里衬上个垫子继续穿。因为我知道，每双“千层底”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纳出来，每个针脚里不但浸润着母亲的心血和汗水，还饱含着母亲对儿子的殷殷期待。

穿着母亲纳的千层底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再后来，有了塑料底、泡沫底，就用不着打“鞋背”纳鞋底了，只要把做好的“鞋脸”上在买好的鞋底上，一双鞋子就算做成了。这种布鞋做起来省时、省工，但穿起来不吸汗，也没有“千层底”柔软舒服。我是汗脚，因此，总唠叨着让母亲给我做双“千层底”。

琳琅满目的鞋子摆满了商场的鞋柜。现如今，就是在乡下，“千层底”也不多见了，取而代之的布鞋是流水线生产的，我也常买来穿。现代化生产工艺造出来的鞋子更精致、更美观，可是不耐穿；母亲纳的“千层底”尽管古拙，终究还是结实，穿着软和、轻便、吸汗、养脚。

“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站得稳呐走得正，踏踏实实闯天下。”这熟悉的旋律，相信上世纪 80 年代的人大多会哼唱，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就像这“千层底”，它已经成了我们内心深处抹不去的暖暖印痕。假如不是为了工作，假如不是出于礼仪，我这一生，只钟情于妈妈纳的“千层底”。

母亲

朱国杰

随着大总高亢的“一拜天地，再拜高堂，夫妻对拜……”志豪的婚礼渐近高潮。望着小两口腼腆的笑容，佳凤的心里想，要是孩子他爹活着该多好。恍惚间，她看见他爹治安站在大门外憨憨地笑，而自己的身子则慢慢倒向地面。

那是在志豪才一岁多的时候，她眼睁睁地看着高压线夺去了治安年轻的生命。

那天日暮时分，夕阳的余晖照在他爹光着膀子的脊背上，像涂上了一层油彩。望着上午还蔫蔫的玉米苗喝足了水，可着劲长的样子，小两口相视而笑。该收工回家了。

“拔井杆子你一个人能中么？”佳凤一手抱着孩子，关切地问。

“这算啥事！”

“注意高压线啊。”

“没事，没事。你一百个放心吧。”

可能是他用力过猛的缘故，在压水井钻头刚从井眼里拔出来的一刹那，井杆上头偏偏倒向了高压线一侧，“砰”的一声，井杆瞬间落地，治安被打出三四尺远，抱着孩子站在一旁的佳凤惊呆了。在附近干活的人们闻讯赶来，治安躺在地上不省人事，脚底烧出了一个洞，发出难闻的焦煳味。人们七手八脚把治安抬上架子车，向乡卫生院飞奔。可是，人早一命归西。

从此，佳凤就带着一大一小两个孩子艰难度日。她既当妈又当爹，里里外外一个人，地里的农活并不比男人干得差，家里也拾掇得干干净净。望着两个活蹦乱跳的儿子，佳凤心里想，以后我非要领着两个儿子活出个人样来。

因为没了男人，平时种地她总是让着人家，邻居狗剩有时多犁她家一两犁地，她全当没看见；那些好事的孩子们在外面老是欺负两个孩子，她总是教育孩子不和他们一般见识；有时她还腾出手来，带着孩子们帮助公婆干农活，尤其是那些地里的力气活儿，她硬是咬着牙挺了过来。

寡妇门前汉子多。那些游手好闲的懒汉们，没事时总爱往佳凤家里跑，有给孩子买来瓜子糖果的，有帮着给棉花打药的，还有晚上翻爬她家墙头的，都被刚强的佳凤一一打发在外。她不是没那个心啊，但要是让村里人知道了，光唾沫星子也能把人淹死。她忍了忍，悄悄把欲望的火焰深埋心底。

更有那好事的媒婆，三天两头到她家来。

“你一个人带俩孩子，多累。这张小寨哩人实在，又有力气。”

“我想想再说。”

最终，她还是选择了自己带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也非常争气，在学校里从不惹事儿，每个学期都捧回了“三好学生”奖状，令佳凤很是欣慰。

6 年前，两个孩子一个上大学，一个读高中，正是花钱的时候，光靠种地是不行了，佳凤就在农闲时跟着村里搞建筑的跑东跑西干泥活儿，拉砖、和灰、铲泥，样样都干，就是不会掂刀儿，因为爬脚手架是男人的活儿，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危险性又大。还好，冬春农闲季节，能挣个三千五千的，基本上够孩子们上学用的，有时候还能有所节余。长时间的劳作，佳凤的手像男人的手，粗大、皴裂，原本白皙的脸庞，也被太阳晒得黑明，身子骨日渐苍老，岁月的年轮过早地烙在了这位昔日面容娇好的农家媳妇的脸上。

后来，志豪以 630 分的好成绩被浙江大学法学院录取。为了给志豪筹学费，整个暑假，娘儿俩不是贩卖西瓜，就是到县城给饭店打工，择菜、洗碗，样样都干，活虽然脏点累点，但是饭店里管吃啊，工资净拿。望着城里孩子风风光光出门旅游、泡网吧、逛商场的身影，佳凤的心里比刀剜得都难受。

大儿子武汉大学毕业后，在深圳某公司找到了差事，月工资六七千，建立了小家庭；二儿子大学毕业后，考上了市里的公务员，成了公家人，后来，在城里谈了一个对象，今天又是大喜的日子，他们娘儿仨终于熬到了出头之日，怎不让人喜极而泣呢。

“娘，娘，您醒醒。”孩子们焦急地喊。

佳凤渐渐听到了孩子们的哭喊声，缓缓睁开眼睛，眼里满是幸福的泪。